



萃按

羅山文集

拾壹  
止

普4  
775  
83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隨筆九 七十九條

大學之明德本于堯之俊德文王之敬止本于堯之欽明即是聖學之基本也

論語鄉黨畫一个聖人先儒所云固是由是見之則志學一章乃孔子之年譜也温良恭儉讓乃其形容也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乃其肖影也千萬世之下讀之如私淑乎如親炙乎有為者觀顏曾於左右

孟子養浩然之氣此氣所謂四十不惑勇者不懼



內省不疚是也孔子言語平易孟子言語嚴毅故先儒曰聖人之語句句自然孟子之語句句事實善讀者可知之

中庸者孔門傳授心法故初學不容易說其曰中曰誠即是聖道之根源也學論孟者所以至于聖也中庸者聖人分上之事乎

小學書朱子所編也既有大學則不可無小學是以撰古書之中所及此者以纂編焉後世如四書號曰五書以爲大學之基

近思錄朱子與呂伯恭共輯周程張子格言可謂

四書六經之羽翼先哲有云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有繼往開來之功誠哉是言也余弱冠慕朱子久矣可不念哉

朱子撰小學書以爲大學之基本後學尊敬之如神明如父母故并四書曰五書

日本天子皇子讀書始用御注孝經是唐明皇所製也而不如孔安國所傳之詳也讀孝經則須考朱子刊誤

程子曰大學一個腔子腔子謂軀殼也一心管攝軀殼聖人之心在此書其誠意正心章可以見

焉一篇皆是心之全體大用也

中庸字義程朱盡之漢唐人所云不得其義如賈  
生過秦論中之句胡廣之中庸呂溫之中庸亦  
然小人之反中庸古本脫反字故誤以為君子  
小人共有中庸至于程朱既正焉

論語開卷說學悅樂所學何學所悅何事所樂何  
處善讀集註而后當識本文庶乎書與我不二  
也

顏子不貳過朱子曰不萌於再孔子曰昭公知禮  
又曰丘過云云孔子之過可貳乎不貳乎

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必有辯也不可不擇  
焉莫容易抹過可也且養氣義外之說宜注意  
亦可矣且又夷之之二本儒者之一本消得而

佳

四代聖賢之心舉在于書生乎數千載之下欲知  
其心舍典謨訓誥誓命之格言而何它求哉恭  
惟千歲心秋月照寒水

聖人不及弟子然可共言詩者商賜而已若非得  
之於言外豈如是耶與泥于訓故者不易言雖  
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訓故亦不可廢

毛公亦漢儒之醇而所受有之焉而其傳甚略鄭箋稍詳也而其據讖緯不若毛之正也孔氏疏兼解二義粗周覽而後可用朱子集傳

三禮之註解傳于今則鄭玄之功也其字義物名足以徵之至其微旨與義則鐘鼓玉帛云哉三代之直道周公之制作皆布在此中

易經上下篇文王所定也伏羲畫卦又重之或曰文王重之是所以先天後天之名立也如乾元亨利貞之屬即是繇辭也謂之彖文王所係之詞也如初九潛龍勿用之屬即是爻辭也周公

所係之詞也如天行健地勢順之屬即是大象也謂一卦之象也孔子所述也如潛龍勿用在下也之屬即是小象也謂一爻之象也孔子所述也文言繫詞說卦序卦雜卦皆是彙編三絕之所為也其釋文王彖辭亦號曰彖故漢儒合併經傳則每辭首加彖曰二字亦是孔子所贊也大象以下所謂十翼之屬先儒以為漢費直所加或曰王弼所加

本義曰周世名易有變易交易之義故名焉洪邁曰周遍變化之意雖然周禮有三易之名夏商

周共謂之易則邁說非是

革卦已日解者云已止也或云成已日也或云辰已日也吁多歧亡羊願定于二

麟經有左公穀三傳左氏說得七八分猶如聽訟者以公案而裁之故程子曰以傳爲案以經爲斷真至言也又論者曰左氏史學公穀經學并案可也唐有啖助趙匡宋有胡安國皆把三傳以議于經有異有同畢竟歸本於經

左氏欲作春秋先撰國語故其筆法相似或曰傳成以後記國語故太史公云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

老子深遠申韓淺險以無爲有莊子之文也以曲爲直戰國策之文也

詩變有離騷楚大國也有倚相讀墳典索丘有陳良及辛北遊學周孔之道惜哉其言語文字不傳於後世而與楚詞共稱

司馬子長撰史記多据左傳禮記戰國策楚漢春秋等其餘子長手筆也故欲知子長文法者以此而見之

班固漢書多据史記其武帝天漢以後固之所撰

西漢二百餘年之典故事蹟備矣

范曄后漢書多据東觀漢紀荀悅漢紀及華嶠謝承袁宏等書而述之歟曄不及遷固雖然其當時人之奏議表疏詞賦之類皆載之亦是東漢二百年間之事可以觀焉

二十一史甚浩博摘其要者溫公通鑑朱

子綱目

六朝文章大氏駢四儷六蕭統所選取猶然其所  
有先秦兩漢三國司馬晉之詞人才子既列于  
史傳唯所有詩誠風雅之羽翼也欲見古詩者  
可由是

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評者推為第一達  
磨其他論詩者譬諸參禪或比臨濟家或比曹  
洞家或比雲門家然則淵明超出五家六宗者  
乎

淵明閑情賦譬如蘇屬國娶胡婦乎真是人倫之  
所欲也豈理外哉詩列國風多男女之事也下  
此則宋廣平有梅花賦

淵明性閑靖其語亦淡簡高妙然其豪放於咏荆  
軻而見之朱文公已覩破了其不淫于老佛於  
攢眉于蓮社而見之其教戒於告儼等而見之

其不拍死生於自祭文而觀之所謂乘化而歸  
盡亦彼如是其不求富貴於辭斗米而觀之其  
不仕于劉宋不受檀道濟之梁肉託桃花源于  
栗里使劉氏不知其路之類皆可以觀其清風  
芳韻庸詎識今之不爲無懷葛天之古哉庸詎  
識松下之不爲羲上哉庸詎識東籬北牕之不  
爲典午山河哉

唐初以王揚盧駱之傑然未免輕薄之哂獨有陳  
子昂拔其群逮開天之際李太白杜子美擅風  
騷之美可謂盛大矣李杜全集列今家家戶戶

有之然能讀者不多

韓柳所以善屬文章皆以本于六經故也韓云麟  
之爲靈咏于詩書于春秋雜出傳記百家之書  
是麟一事耳先援詩與春秋次參用傳記百家  
其它皆然且進學解所云云李漢序所云云亦  
是莫不本於經柳之與常中立書論爲文之法  
後莫不參考之六經宜哉此二子爲文章冠冕  
而韓優乎

日本舊時博士秀才皆誦白氏文集故其語句多  
引之且詠俚歌者亦用其趣有云白氏第一第



二、表常可握翫就中秦中吟新樂府長恨歌琵琶行之類人人諳誦之雖然比之李杜韓柳大有徑庭東坡謂之俗宜哉雖然其間有閑適有洒落有真率有知足之樂有懼罪之戒不可廢也頃閱陶南村之說邪載楊妃傳末有術士見玄宗念妃而迷乃詐造妃像夜令玄宗密窺之如真玄宗愈惑眩又見唐詩解長恨歌有云花鈿委地無人收蓋當時絞于馬嵬時有人拾其鈿者道士得之以爲逢妃于仙島之信帝之昏迷甚矣楊妃襪已出於世上則鈿釵搔頭之類

入于幻士手必矣漢李少君之術亦可以觀焉歐陽永叔修唐書撰五代史世以爲司馬遷以來有此編修其外文章不用奇字最爲平易實宋朝一代大家也

蘇老泉初讀論孟譬如鏖戰一陣數年以後作爲文章其名傳於京師若匪由論孟何以至此哉彼於理義雖未得之然悟文法于論孟

東坡之文章平日習聞於乃父變雄渾爲盛壯變奇譎爲波瀾誠是大辯大膽也後來深深老佛且步驟莊騷其詩初慕李白後來追和陶詩遂

與歐公齊名而論者惜其不修史若使涉史筆則與韓之順宗實錄歐之五代史果如何哉  
穎濱有云讀檀弓悟作文之法

山谷後山共學杜老谷之有廢如杜之有審言頤揚家風后山遊蘇門與四學士相接相唱和蘇有盛名善遇后山后山曰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其不忘師不從蘇也義人哉其文優於谷乎

訓詁本乎爾雅有廣雅有小爾雅有埤雅有爾雅翼

六書本乎說文有五篇有廣韻有龍龕手鑑有禮部韻有韻會有古今法帖有篆韻至于皇明韻書多出不數

古之表疏見於史漢後世例用駢儷謂之播芳有宋播芳有元播芳

李太白居草堂號其集曰草堂集集中多樂府歌曲故後人呼小詞為艸堂詩餘

夷狄之樂曲未必鄙俚未必侏離其間有中國所無者蓋周襄魯亂如播鼓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海者海島也焉知其後流落不赴

夷狄哉是以料之惠遠家有毛詩僧肇說採莊  
老之言不可誣乎

素問雖戰國之書往往有嘉言亦是好文字也故  
古人論文則有援用此書者其說天地則歧伯  
曰大氣舉之也朱子剛風之說即是大氣也氣  
者風也莊子所謂大塊噫氣曰風是也氣息屬  
風所謂詞氣所謂屏氣皆息風也朱子解之云  
氣者鼻息出入者也又云氣聲氣也其用曰呼  
曰吸曰咽曰吹曰噓曰响之類皆氣也易道陰  
陽他書不道之獨素問多道之然或指水火或

指寒熱或指內外而言之與易所道有所似有  
所異是亦不可不知

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被袵衣二女嫫若固有之  
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艸若將  
終身是也素夷狄行乎夷狄如蘇武十九年在  
匈奴而不屈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如文王囚  
牖里而演易孔子厄陳蔡而絃歌是也且富而  
好禮貧而樂不亦素行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行矣太伯仲雍往吳斷髮不亦素行乎周公  
逢浮言而赤舄几几不亦素行乎

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是丈夫之襟  
懷乎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丈夫之度量  
乎山之含玉淵之抱珠是丈夫之蘊藉乎清白  
而有所立志是丈夫之風流乎皆是貧賤不移  
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之一端也

聯句久矣昌黎爲上城南長沙柵短矣論長短哉  
只擇其耦可也

星火飛觸身則必驚是氣也求父而灸則必忍是  
志也以是可驗不動其心可謂近取譬

日本與中華雖殊域然在大瀛海上而朝暎旭輝

之所煥耀洪波層瀾之所漲激五行之秀山川  
之靈鍾於人物故號曰君子之國昔治教清明  
之世才子智人輩出於間氣豈讓異域乎時有  
古今理無古今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起故  
尚立志

此心此理準於東西南北海之遠而皆同皆然如  
熱而有焰縱不曰火而果火也寒而潤下者縱  
不曰水而果水也推一知萬誰人無此心此心  
即是理之所寓也故十萬里之相去千萬歲之  
相先後有聖人出則皆莫不協于一

上天之載大極乎無聲無臭無極乎未發之中是  
寂然不動也發而中節是感而通天下之故也  
寂然不動感通天下之故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  
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古史者編年月魯史春秋是也仲尼就而筆削焉  
後世通鑑祖之正史者分部類太史公書是也  
本紀年表書世家列傳已立以後班范陳壽之  
輩皆祖之

三閭愛蘭取其芳也彭澤愛菊取其晚節也和靖  
愛梅取其清苦也茂叔愛蓮取其德也非常人

玩花草而無所取者

陳簡齋云雪裏芭蕉摩詰畫炎天梅葉簡齋詩此  
言其格外也王維仕毫圖雪中芭蕉芭蕉既不  
耐秋何在雪時哉是非凡畫工所及也格外之  
畫也然按驚座新書有雪中芭蕉事蓋至冬芭  
蕉猶未敗亦奇事也

孟軻稱性善荀况稱性惡楊雄稱性善惡混後儒  
紛紛異論多矣其間有浮屠者流以性為空大  
亂其真不如還求之六經其可也

書於六經最久矣故曰尚書所謂堯命羲和欽若

昊天則月令夏小正之祖也都俞吁咨則諷諫  
議論之祖也典謨訓誥誓命則絲綸之言而辭  
命之祖也元首股肱五子之歌則歌詩之祖也  
金縢顧命之類則叙事之祖也

讀易則不知別有書讀書則不知別有詩讀詩則  
不知別有禮讀禮則不知別有春秋五經各具  
五體五體雖異其心一也誠非聖人不易修也  
如造化之妙顯于萬物乎

杜牧之說阿房似則似矣而不若李斯趙高能言  
秦事也所謂百聞不如一見也儒學亦然雖口

道說然不如真能體認

常娥竊藥出入間藏在蟾宮不放還后羿遍尋無  
覓處誰知天上亦容奸唐人表郊月詩謗刺小  
人在上而竊權惱民也見計氏唐詩記事

寂寞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阿監在閑坐說玄  
宗右元稹小絕也尤有感慨

王安石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蘓子瞻  
見之曰此老野狐精

長公文如波瀾少公文如巉巖長公謂軼少公謂

轍

道士托長生久視皆誇說欺人呂洞賓白玉蟾之  
族有所產又有所死況其餘乎古今之間獨彭  
祖以久聞於世是蓋一種仙風道骨有所稟賦  
者耶否

竈下養中即將爛羊胃騎都尉是更始之濫也貂  
不足狗尾續是趙王倫之濫也鶴之乘軒松之  
爲大夫石之爲三品與人不同周鼎之不入秦  
銅狄之不入魏雖與人不同而神物不汚於塵  
垢嗚呼以人可不若物乎

明皇以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爲政則國家治台

階平至於李林甫楊國忠執權爲政則朝綱不  
紐百姓怨苦遂及安史兵犯帝都古人云水能  
涖舟水能覆舟誠哉斯言

武后時妖僧作大雲經以武后爲彌勒化身武后  
悅而賞之然浮屠家指此經爲僞經不足信用  
豈翅此而已哉彼所云我遣三聖化彼震且亦  
此類也道者所云老子化胡經亦此例也

唐傳奕作高識傳韓愈作原道佛骨表宋歐陽修  
撰本論司馬光撰家禮云不作佛事至程張朱  
子排闢之真深切著明也而人之好怪也甚哉

于今不輟且云一掃摧佛佛無摧謂愈也又云  
三武破僧僧不破謂後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  
武宗皆沙汰僧道

滄浪之歌孟子所引取其水自取也屈子所引取其清濁比世明暗也

論語成而山梁雌雉出猶如春秋成而麟來也歟  
天人感應之理炳焉乎

池塘生芳草園林變鳴禽康樂以為有神助採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家以為淵明自然妙處  
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即是仲尼之年譜也鄉黨一

篇亦是仲尼之行狀也溫良恭儉讓者子貢以  
為小影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曾子之所  
形容也欲觀聖人之德容者宜知焉

鳶飛魚躍仁在其中南軒所謂我心亦同

禪者說儒儒亦禪儒者說禪禪亦儒陽虎曰為仁  
不富是欲為富故恐仁之害于為富也孟子引  
之乃恐為富則妨于為仁故為仁而不為富也  
言同而意異異端與我道其所說亦有相似者

歟

或問朱陸之異同答曰朱文公集諸儒之大成爾



何比朱於陸文公之邃密亦可也象山之高明未可乎

凡作為韻語常用心平淡可也莫作狂綺莫作奇怪莫作艱澁平淡既熟則自有高妙譬如能書者盡巧逞勢不及風神蕭散

作詩者平日多作可也就其可者撰而精益求精可也不可拘于聲律而后自然可以歌詠諧於絲竹唯專見詩話務守平仄則被為束縛不能自在不能雄豪不能快活是詩家指南歟雖然不知其風格則只為俗語為婦人小兒之語不足以

為詩

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謂之波風本無心水本無心無心於成文以為漣漪波瀾之形曲直大小短長豎橫皆水之文也天下之奇觀也作為文章亦彼如是文筆在指頭指頭所動在心心本虛故謂之無心若實無則血氣運動而已蠢爾一肉塊而已不然中心有理在其理之所發見於言詞自有次叙而能成章則無不達是古賢之文也自然之文非後世能言者之所企及也然不易學也故後人集古文以為學式杜老曰讀

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豈詩云乎哉詩者韻語而文之一體也古人不分文與詩而爲二也思

此一卷 公務之暇徃徃所筆授男靖也

壬辰六月十九日管山中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隨筆十五十六條

予讀周書有云武王一戎衣而放馬散牛其取天下何其易之早乎武王沒而成王幼周公攝政七年將歸政于成王故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者殷之大夫士也多士不從服周公慤慤諄諄教誨之不止况乎三監奄淮之有事之後乎何其治殷之不早乎若無周公攝政則周之太平不易致也必矣先儒謂殷之頑民者周之頑民也殷之忠臣也自湯

以來賢聖之君流風善政相繼而有年有世宜  
哉大夫士之多不服于周也首陽之餓夫者天  
下之義士而成周之頑民者殷之忠臣乎

稗海世傳女媧者伏羲妹也而共爲夫婦自是生  
民滋息上古之事不詳矣學者取信于六經之  
說堯爲黃帝之後舜亦黃帝之後也堯二女娥  
皇女英爲舜妻不知不娶同姓之禮始於何時  
世也孔穎達謂舜不可爲黃帝之後必別有所  
出稷契同時自契至湯年代世數可以見焉自  
稷至文王年代世數比契湯其遠甚矣然考史

記其世世之數不多何甚長壽哉可疑矣周公  
遭流言時太召二公默而不言金縢所謂二公  
者太公召公也一言不爲周公開釋之何哉

禮記文王九十七薨武王九十三崩按史傳文王  
多子歷歷矣武王沒時成王年僅十三四然則  
武王八十時成王生其母即太公女邑姜也太  
公七八十歲歸于文王則邑姜亦太公老後之  
娘也老塔老舅幼女共爲婚姻夫武王未娶邑  
姜以前不立妃何哉久無子而後成王爲太子  
可疑矣陳太姬之母爲誰哉左傳僖公廿四年

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注云四國皆武王  
子也晉即唐叔虞而成王之弟也三國不載于  
史記世家然亦似不生先於成王則武王末而  
後有子其有子尤遲何哉不可以尋常論也唯  
取信于六經可也

武王之伐紂時微盧彭濮之屬會于牧野桓公之  
擊楚時與江黃相通孔明之欲圖中原先度瀘  
入不毛皆是雖小國而懷來之以謀其大也若  
埃下之招信布則以衆而威楚光武之賞竇融  
則以勢而縮述囂

書旅巢命亡矣巢南方之國也聞周代殷而來自  
遠方而貢是孔氏正義之意也昔桀奔南巢巢  
人以爲湯弑君故終殷世不來今聞殷滅而後  
至是黃慈溪之意乎

周書立政篇曰克詰爾戎以陟禹之迹方行天  
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孔傳云升禹治水之舊  
迹方四方也疏云治汝戎服兵器以升行禹之  
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舜陟方亦然云云余  
謂以此解舜之陟方可以通歟據此則陟方蓋  
巡狩之義乎韓退之引竹書紀年以陟爲徂落

之意其後諸儒謂陟升也升遐之義也或云方猶言天一方雲一方也紀政綱目以方為塘云登墓塘也塘穴也紛紛之說不少然未曾有引立政之語者或曰二典禹謨朱子所嘗釋正以授蔡沉沉不可僭改然則從蔡氏之集傳歟余曰亦是耶

古文累用或字者無逸篇云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小雅北山詩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又云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

掌又云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皆用四或字自後詞人連用或字多矣如昌黎南山詩亦至多又有單用或字者乾九四曰或躍在淵坤六三曰或從王事師六三曰師或輿尸無妄六三曰或繫之牛恒九三曰或承之羞損六五曰或損之益六二曰或益之上九曰或擊之漸六四曰或得其桶小過九三曰從或戕之又老子云或不盈皆用一或字莊子逍遙遊云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泮統則所用之異也用二或字且上句二字下句六字是長短句法也又有

直爲有而用之者論語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sub>レ</sub>是之亡也孟子曰是或一道也

莊子齊物論云堯伐宗膾昏敖說者云皆國名或曰寓言路史載宗膾昏敖其地在某處然不經見不可信

又云莊周夢爲胡蝶不知周之夢爲胡蝶歟胡蝶之夢爲周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惺窩嘗語余曰浮屠者以六喻偈爲勝於莊子夢蝶不然文字與意旨共莊

子爲優

後漢孔融曰武王克殷殺紂賜姐已於周公有問出何書答曰當時當如此東坡刑賞者忠厚之至論謂堯曰宥之三臯陶曰刑之三云云問此何所據答曰事當如是蓋本于孔融所云爾凡作文者具此眼則下筆不可休也不可窮屈矣但末學效之東施之顰也按周書君陳篇云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亦是東坡之地步乎○刑賞忠厚之至在尚書孔氏傳

周官篇云不學牆面論語云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君陳篇云爾惟風下民惟草論語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陽貨欲見孔子不得已而往且曰吾將仕其作春秋貨作亂于魯取寶玉大弓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書貨曰盜不亦嚴乎可謂史鉞後世執簡者不及其萬一僅有司馬遷班固韓愈而已史記之中闕與之失議不載廢頗傳而載趙奢傳梳楚權之謬謀不載酈生傳而在留侯世家漢書

之中周勃汗出浹背之耻見於王陵傳董仲舒和親匈奴之疏不見於本傳而見匈奴傳其抑揚與奪誠良史之才也彼稱武帝其功業雄畧共在本紀且武帝之好神仙見之封禪書武帝之多欲見之平準書武帝之重色見之李夫人傳不隱善不掩惡一懲一勸觀者可以察焉昌黎誌李寶碑以稱之至于修順宗實錄不掩李寶之惡其一褒一貶亦昭晰矣

書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孔安國傳云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馱貊之屬陸氏釋文云肅慎

馬鞞本<sub>カ</sub>作息慎北夷也<sub>カ</sub>馱戶且反地理志音寒  
麗力支反孔穎達疏曰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  
無此馱馱即韓也音同而字異爾余謂高駒麗  
一作高句驪即高麗也馬韓弁韓辰韓謂之三  
韓所謂新羅高麗百濟也新羅一名雞林若孔  
疏則三韓亦當曰三馱昔肅慎人來于日本載  
在日本書紀又我朝聖武帝時渤海王以使者  
獻書狀并貢物云高麗國亂去都逃移渤海此  
最爾小國身太元之末高麗國大臣門下侍郎  
李成柱遂乘執篡國并吞新羅百濟分國郡爲

八道洪武年中李氏請大明乞改國號曰朝鮮大  
明許之故其後使齎國書來皆曰朝鮮國李  
某至我朝寬永年中彼用大明年號崇禎○又  
按肅慎今可在韃靼中

蘇光泉曰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漢之衛霍趙充  
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  
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余謂歷代  
之將有多材嘗記諸別紙

呂刑正義曰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  
律曰之軍興者斬言行軍以足食爲本故費誓時



乃糗糧峙乃芻芻是也楚之所困者由彭越絕  
糧道而漢之所利者依敖倉之粟也曹瞞以人  
多糧少潛令更用小斗然以衆怒故斬吏頭以  
謝之衆怒稍解曹瞞事在藝文類聚而三畧講  
義云斬曹瞞頭誤矣若取義而  
乎云

司馬溫公自稱程先生以程伯休父爲司馬故也  
事文類聚載之非明道伊川也邵康節擊壤集  
序云伊川翁自樂之詩也康節自稱而非程正  
叔也柴桑翁乃劉遺民也非陶淵明也見白氏  
文集自注又後漢方術傳有釣於洛水者號洛

翁黃魯直亦號洛翁又老子駕青牛而封君達  
騎青牛號青牛道士又邯鄲呂翁非呂洞賓也  
見漁隱叢話

日本稱櫻花曰花猶如洛陽牡丹成都海棠也中  
夏詩文未多詠櫻花者我朝文字禪者取王荊  
公山櫻抱石映松枝詩以爲是雖然余嘗見全  
芳備祖櫻桃下載此詩則與我朝所稱之花不  
同然則中華詩人所詠櫻花是櫻桃也古詩山  
櫻發欲燃唐詩白櫻桃下紫綸巾皆是歟

玉篇序云天象畫零市妖夜哭蒼頡造字時天雨

象鬼神夜泣之事也。又顧野王進玉篇啓云：取衣雉樹，則肅慎識受命之興。夷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之德。上句言成王時周公營洛邑，後伐東夷，肅慎來賀，作賄肅慎之命，謂此乎。武王嘗欲治洛而未果，故周公告成王以營之，且有肅慎氏楛矢石砮之事。雖然，取衣雉樹未詳。又周公攝政，越裳氏重譯而來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想中國有聖人出乎。於是來獻白雉。此事在後漢書章懷注引尚書大傳云：爾或云越裳人迷歸路，周公作指南車以與之。

孔穎達周易正義序云：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余謂獲麟之於春秋不及云焉。今於麟而言易十翼未詳，然穎達當有所據。又云：秦失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上句言秦焚書而周易不為煨燼，下句言漢初田何下寬之輩傳授周易，然金鏡珠囊甚新奇。或曰：在于太平御覽可以考。

大學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是曾子之所受自孔子也。孔鮒之書曰：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

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  
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善  
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  
者也是孟子之所受自子思也故孟子答梁惠  
王欲利我國曰王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利有二義所惡則利欲利害利財之類也所好  
則義理之利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事之所  
宜謂之利不可不擇焉

乾坤坎離倒轉亦只是四卦不變艮兌震巽倒轉  
為中字順小過大過而不變是易上篇三十下

篇三十四雖然至六十則上下篇卦多少數相  
均詳于朱子語類

無恙字在戰國策其後人皆以此為無事之義如  
後漢馬援傳云伯春無它亦此意也余頃讀周  
禮秋官司儀注曰君不恙乎二三子不恙乎  
恙而不云無恙此字奇

小補韻會引東坡赤壁賦桂權兮蘭漿擊空明兮  
汧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以漿望  
為韻而漿為平聲不知楚詞云望美人兮南浦  
東坡本以望屬下句則漿為仄聲又小補尤韻

脩字注云脩或作修脩長也考工記堂修七尋  
余校周禮數本皆云堂脩七尋一本誤作修字  
蓋是小補就彼誤本以修為長歟且古本韻會  
不引考工記堂修事而於脩修通用共訓飾訓  
理而已脩訓長也修不訓長也小補承誤乎  
韻會衣錦尚絀中庸引詩而言之而云大學則誤  
也絀與同

上巳二月晦日若為巳日則三月上旬無巳日然  
則十干之巳而非十二支之巳月令廣義可以  
考焉自魏以後用三月初三日不拘巳日然唯

存舊名耳○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云告赴  
也登上也假巳也上巳者若什去云耳陸氏音  
義云假音遐上時掌反什音仙道春按古本皆  
作禮作仙不作什又韻書亦無什仙通用之說  
月令孟春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逆生兵戎不  
起不可從我始為主客不利此以可入于兵書  
曾子問篇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鄭玄注  
云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陸氏音義云周公  
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道春謂  
用豈字為絕句可以見  
焉九豈字何字之義也

文王世子曰釋奠于先師注云若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疏  
云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為先  
師也疑而不安故發聲為億陸氏音義億本作  
噫音柳云億字奇哉日本舊本云億可以為次  
也

吳中人舂米冬為可也米堅而不粉碎至舂米粟  
脆多碎故冬釀之糶以糠則不為蠹是積收之  
術也風聞朝鮮人以石灰混白米為累月不蠹  
故也日本人入彼國時不知石灰相雜而不洗

而炊食之遂患腹疾其後稍覺而再三洗之悉  
除石灰毒氣而食之○安祿山以荻若雜之米  
飯誘奚以啗之亦是兵法餌兵之餘術乎

俗稱日本所謂鶯蓋溲餅焦乎柳亦顧渚山中報  
春鳥之類乎朝鮮黃鶯大於我朝鶯而其色不  
異慵齋叢話云黃鶯到秋變為鴉是異說也而  
有所見云焉我朝先儒訓 黃鳥 倉庚 反

舌 百舌鳥

趙高指鹿為馬以欺二世在史記人皆所知也潘  
岳西征賦野蒲變而為脯注云趙高欲為亂先

設驗以野蒲爲脯獻二世言蒲者誅之禮器鄭  
玄注云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  
爲黃民言從之孔氏疏云以青爲黑以黑爲黃  
鹿爲馬之類也鄭氏相傳知之

秦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  
貴禮運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  
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莊公廿二年左傳公子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  
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禮器云李氏  
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韓退之進學解  
焚膏油以繼晷

郊特牲云歌者在上也匏竹在下貴入聲也莊子以  
比竹爲入籟孟嘉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肉者  
人聲也莊子以人言語爲天籟

白氏長慶集五十卷爲五表每表十卷其後增長  
慶以後詩文號白氏文集共七十卷爲十表每  
表七卷表與帙同書衣也劉孝綽作梁昭明太  
子集序云編次十卷爲一帙然則樂天文集之  
帙亦效昭明歟

祭義云齋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所居處思其所居處思其所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累用五思字如貫玉陳后山思亭記效而演之又云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此推字孟子云推恩足以保四海之義也準字與易與天地準同字義也宋陸象山謂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南北海亦然步驟祭義之文法

耳然其語似高而無實乎惺窩嘗語余曰東海之裔有熱而燒者設不言火也則必火也西海之遠有冷而濕者設不言水也則必水也雖千萬年之前後有名異而實同者不獨水火而已天下古今不易之理一亦復如是余聞而益于格物

性善也性即心之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又無理外之物若信斯言則所謂惡來自何處耶若不<sub>二</sub>理會此則於告子荀揚之論性而未能解惑<sub>一</sub>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雖然周公之過孔子

之過不可以改又可貳乎余聞諸惺窩曰做過字義不同看可也

惺窩告余曰薛敬軒謂以武王之聖不知伯夷之賢命夫○夷齊諫而去之何其武王不尋訪之乎何其太公周召一言不及之乎夷齊果不可以出也武王不可不盡也蓋古記脫遺不可知而已敬軒歸之於命未盡乎

論語孔子呼曾子曰參乎禮記仲尼燕居呼子張曰師乎左傳稱范子曰燮乎杜工部作李潮八分詩曰潮乎潮乎蘇老泉作名二子說曰軾乎

轍乎

禮記哀公問篇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鄭玄注云無似猶言不肖孔氏疏云肖亦似也哀公謙退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韓愈答張籍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云近世多用不佞弗類亦是不肖不肖之意也顏子冉子曾子皆曰不敏諸侯曰不穀曰孤曰寡人浮屠曰山野曰貧道鑿師來問曰素問者黃帝素女問對之書也或曰問太素之本近代大明馬玄臺謂平素問答之書也奈何余曰古人以問答號書篇者多論語



有憲問禮有曾子問有哀公問列子有湯問楚辭有天問由是見之則以問大素為可歟大素謂氣也不言問素言素問猶如不言問天言天問歟此書專說陰陽疾病然則指氣為素也唐李瀚云孟軻養素是指浩氣也蓋本乎梁周興嗣千字文云孟軻敦素也而敦素朴素也字義有異同乎但以敦為敦化則與養氣不異乎○柳宗元有晉問歐陽脩有童子問朱子有延平答問四書或問

古人贈答唱酬唯取其意不取其韻字謂之和韻

見杜甫高適相贈詩可以知之韻字同押則始自元白劉而皮陸多效之又鍾繇王羲之之千字文其詞語不屬唯取其筆法字勢而已梁武帝命周興嗣次韻蓋是不同于先人所作之韻字而連屬其詞以為韻語是今所行之千字文也然則次謂次序也非同押也

鄭康成註坊記云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按孟子萬章上篇云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告子下篇云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離婁下篇云大人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坊記註合孟子兩章以爲舜而言之若別有所見乎駢志云新序曰舜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老萊子之班衣兒啼道於戲而不歎乎

六韜云帝堯第次徧庭不剪言不除算之謂乎群書治要引六韜云第次之蓋不剪言葺屋時不剪整第次之謂乎此時土階三尺則可兩通焉禮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左傳隱元年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六韜云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

大學云可以入而不如鳥乎三年問云是曾鳥獸之不若也

小雅琴瑟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喪大記云鋪絞紵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歛衣踊歛衾踊歛絞紵踊司馬法云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九我字七踊字九鼓字皆短句中用之而不覺其重

被不為煩冗字法奇也

孫武子行軍篇多用也字三四十許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效之亦用也字多矣

四書譬語

大學引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又

云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又引

康誥曰如保赤子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鄭玄

果羸也沉括又引詩云衣錦尚綈詩作論語云

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云大車無輓小車

無軌又云繪事後素又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

竈又云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又云朽木不可雕

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又云犁牛之子騂且角

又云觚不觚哉觚哉又云於我如浮雲又云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又云有美玉於斯韞匱而

藏諸又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云譬如為

山譬如平地又云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又云歲

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又云唐棣之華備其

反而偏晉書又云也斯舉矣翔而後集又云駟

不及舌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又云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云人而無恒

不可以作巫鑿又云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又

云有馬者借人乘之又云虎兕出於柙龜玉毀  
於櫝中又云懷其寶而迷其邦又云割雞焉用  
牛刀又云不白堅乎不白白乎吾豈匏瓜也哉  
又云正牆面而立又云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又  
云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云賜之牆也及肩夫  
子之墻數仞又云仲尼日月也又云天之不可  
階而升也孟子云以五十步笑百步又云刺於  
人而殺之曰非殺也矢也又云知夫苗乎又云  
挾太山以超北海爲長者折枝又云緣木求魚  
又云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又云教玉人

雕琢玉哉又云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又引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  
傳命又云無若宋人然又云惡濕而居下也又  
云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又云以燕伐燕又  
云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又云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又云枉尺而直尋又云士之仕也  
猶農夫之耕也又云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又云  
伯夷之所築歟盜跖之所築歟伯夷之所樹歟  
盜跖之所樹歟又云泄泄猶沓沓也又云惡醉  
而強酒又云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又云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又云為淵カレ鰈魚者獺也為叢ムシ鵠者鷓也又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又云水哉水哉又云西子蒙不潔又云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東郭播間祭者又云饋生魚於子產又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云智譬則巧也聖則力也又云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栢也性猶湍水也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又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又云奕秋誨二人奕又云舍魚而取熊掌又云舍其梧櫝養其檇棘又云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云大貉大狶小狶又云

觀於海者難為水又云掘井九軼而不及泉又云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又云魯君之宋呼於垣澤之門又云紘兄之臂子謂姑徐徐云爾又云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又云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又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又云城門之軌兩馬之力歟又云是為馮婦也又云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又云膾炙與羊棗孰美方今之類猶有焉今不盡抄出聖賢皆會六義而譬況在其中

尚書譬語

五子之歌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胤

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湯誓曰時日曷喪予

及汝皆亡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秕湯誥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太甲曰若

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盤庚曰若顛木之有

由蘖又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

滅又曰若射之有志又曰若乘舟汝弗濟臭厥

載說命曰用汝作礪作舟楫作霖雨又爾惟麴

糜爾惟鹽梅微子曰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泰誓

曰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又曰文考若日月之照

臨牧誓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云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旅發曰為

山九仞功虧一簣大誥曰小子若涉淵水又曰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

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曰若穡夫予曷敢

不終朕畝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

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浹若

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洛誥曰其往無

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君陳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君牙曰心

之憂危若踏虎尾涉于春冰

禮記譬語

檀弓云狐死正丘首仁也又云泰山

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又云從若斧

者焉馬鬣封之謂也又云苛政猛於虎也又云

蚕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緜兄則死而

子臯為之衰禮運云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

醪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禮器云如竹箭之

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又云曾子曰周禮其

猶醪歟玉藻云君子於玉比德焉學記云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云雖有嘉肴

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又云蛾子時術之蛾是又云善問者如攻堅木

善待問者如撞鐘又云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

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樂記云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藁木

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雜記云縣

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經解云禮

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

也規矩之於方圓也又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

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哀公問云傷其本枝從

而亡，仲尼燕居云子產猶衆人之母也又云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歟，依依乎其何之  
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孔子  
間居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三無  
坊記云君子之道辟則坊歟，又云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表記云君  
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音義云接，緇衣  
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紵，又  
云苟有車必見其軌苟有衣必見其敝，問傳  
云斬衰貌若首齊衰貌若冢大功貌若止，三

年問云若駟之過隙，鄉飲酒義云賓主象天  
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  
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書  
之中若是語猶多今不盡抄出焉趙歧曰孟子  
長於譬喻今見七篇中其長言累辭非它人所  
能及也，有德者必有言信哉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理氣象數具于其中  
圖象亦有似譬喻者只在干人取義耳但文言  
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覩係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也此等之類雖云爲譬喻亦何妨焉



春秋不有譬喻之語以視諸行事故也但左公穀所記譬語亦多它日可抄表之

此一卷慶安元年戊子所筆也

天保三壬辰年六月廿三日於菅山中  
寫之  
中村直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隨筆十一七十二條

古文真寶秋風辭注云六韻一葉錯雜成章楚辭

之體也此誤在是當在漁父辭注中 秋風辭

飛歸一韻 芳忘一韻 河波歌多何一韻 此三韻

一葉也 漁父辭 清醒纓一韻 移醜為一韻 波一韻

衣汶一韻 衣音殷所謂一戎衣言 白埃一韻 塵記

屈原傳 濁足一韻 共是六韻 一葉此一篇中先

後混雜兩錯雜成章也 日本三百年來為文字

禪而讀之者迷于真寶注而不能解也

弔屈原賦注康瓠瓦盆底也惺齋嘗告余曰底可  
以爲助語也余當時爲然其後謂此即漢書賈  
誼傳此賦鄭氏注也鄭氏東漢末人也其名未  
詳此時未有以底字作語助至唐宋平話用底  
字唯是無蓋之瓦盆也清原外記常忠語僧德  
昌引朱子筮儀所云積底以證之却是不爲不  
可也欲問惺齋則旣歸泉

陶淵明歸去來者歸自彭澤而來于栗里也月令  
仲秋鴻雁來自北來南也孟春鴻雁來自南來  
北也故武帝秋風辭云雁南歸錢起歸鴈詩云

却飛來由是見之歸來通用歟程子曰性中曷  
有孝弟來朱子載之于學而集注而四書章圖  
通義大成云來語助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太公亦曰盍歸乎來云云此來字爲到  
來或爲語助亦通

寒山拾得詩非尋常墨客之所及也僧志南考正  
之將鏤梓朱文公因勸之今所行寒山詩集是  
也志南嘗有詩云古木陰陰繫短篷杖藜扶我  
過溪東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朱

文公云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閑暇無疏筍氣故  
深愛之

陳簡齋秋夜詩莫遣西風吹葉盡却愁無處著秋  
聲蔡蒙齋云秋聲起於葉無葉則無秋聲矣余  
謂此詩意翻歐公秋聲賦歐嘆秋聲陳愛秋聲  
何應龍題老翁詩八十昂藏一老翁得錢長是醉  
春風似見侯羸於博徒之中乎若猶上之則似  
見太公屠牛于朝歌之時乎

劉禹錫和令狐相公詩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  
外即天涯春明門京城門也與天威遠顏咫尺

不同也諺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夫君臣之際  
朝賜恩暮退斤禁門之外去天不近

戴石屏桂花詩金谷園林知幾家競栽桃李作生  
涯無人得似天公巧明月中間種桂花起以桃  
李引至末方說桂花是一格也栽種同意之字  
不嫌并用也日本詩僧東沼題連理梅云沉香  
亭北牡丹開一夜風吹度馬嵬猶泄餘妍託連  
理長生私語定應梅又陳澗明妃曲云驪山舉  
燧因褒姒蜀道蒙塵為大真能遣明妃嫁夷狄  
畫工元是漢忠臣劉後村訪梅詩云夢得因桃

數左遷長源為柳竹當權幸然不識桃和柳却  
被梅花誤十年此等體猶多世謂之藏頭格

金劉從益過武丁廟詩早則為霖水則舟若人端

合夢中求荆王枕上陽臺雨版築英雄老死休

此一句起二句承三句轉四句合也凡絕句以起承轉合為大法然古人不拘泥又是可以知也杜牧四老廟詩呂氏強梁云云有起承轉合乎

陳簡齋墨梅詩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送春

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朱子美

之取此詩不取相馬九方臯之詩又方伯謨墨

梅詩玉質亭亭立歲寒高標摹寫回應難坐令

冰雪閑生面莫作人間水墨看朱子大喜冰雪  
生面之句

竇鞏代隣叟作詩云年來七十罷耕桑就煖支羸

強下床滿眼兒孫身外事閑梳白髮對斜陽以

兒孫為身外則不以世事累其心亦可也是老

而戒之在得之義乎與彼夕陽愛子孫異矣可

謂老而乃休也雖然貽厥孫謀亦是人情也余

今六十六歲有所感而已陳棠曰男兒未了竟

裘債莫向西風說二毛何歎老哉

武夷道士新月詩云鈎似眉如總莫論些兒光彩

破黃昏蒼髮本自無纖翳剛被姮娥捻一痕不  
云似鈎如眉云鈎似眉如竒也凡用如字爲助  
語則然字義也見于經傳者多矣又爲肖象之  
義疑似之意也不若是而倒置不多東坡所謂  
肝膽猶是楚越如

謝疊山和周南峯詩云乾坤儘大要人扶試問蒼  
生還得蘇萬古不磨惟道理莫言稷契讀何書  
所謂禹稷臯陶讀何書是不學面墻者之口實  
而又禦人也周禮有三皇五帝之書左傳楚左  
史倚相讀八索九丘雖禹稷契臯陶莫不讀書

故疊山所詠如此亦善哉其任此道至于此宜  
哉不仕于胡元不食而終論語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  
夫佞者然則謂稷契不讀書者佞者耳

張南軒詩莫嫌紅紫都吹盡新綠滿園還可人可  
謂夏木可人可謂新綠勝花可謂清貧勝濁富  
可謂閑淡勝繁華南軒之見解高出於尋常真  
名儒也姚雪蓬云平生性癖耽閑淡不愛繁華  
愛綠陰雖語意相似而姚豈張之比哉

范石湖田園雜興云莫嗔老婦無盤飧笑指灰中

芋栗香日本邊鄙民間有以芋救飢以栗爲飯者豐年比比皆然

李涉葦居詩從來愛物多成癖辛苦移家爲竹林七賢王子猷之後愛竹者涉乎所謂三年受用多栽竹之謂歟杜元凱左傳癖王武子馬癖和嶠錢癖王福時譽兒癖黃魯直香癖今加李涉竹癖此外可多

朱文公詩恭惟千歲心秋月照寒水又武夷五曲擢歌林間有客無人識歎乃聲中萬古心吁千歲萬古之心文公獨自得之

王荊公詩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此詩未見第一二句本集亦不取焉羅鶴林取之以爲士不忘山林之證公嘗偶書絕句其三四句云我亦暮年專一徑只逢車馬使驚猜與鍾山寺同一意

馬子才賣花詩洛陽城裏賣花聲賣得城中幾擔春若使王孫知稼穡爾花將賣與何人夫平泉名花一旦狼藉徽宗花石綱遂入五國城賣花聲有紅音有紫韻有利市紅不獨買花而已千金買一笑何不亡國家哉李唐有護花鈴而不

護長安金谷買綠珠而相共滅身子才此詩本  
于無逸云稼穡艱難頗有諷諭意

朱子春日詩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與曾點浴  
沂之見解明道望花隨柳之氣象同一揆

李翱示僧惟儼詩我來問道無所說月在青天水  
在瓶禪者每言目前乃曰月白風清曰柳綠花  
紅之類謂之現成翱與藥山相逢爲方外之交  
故此詩似有禪意○朱子武夷四曲擢歌云金  
雞味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雖與翱句相

似所見不同是情景俱到者也故儒者說禪禪  
亦儒禪者說儒儒亦禪莫做一樣看四曲有  
山名金雞

阿猷訪戴興盡而歸有不盡之意來子儀云若使  
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以不逢而歸爲  
風致趙山臺云雪中不管人回棹政使敲門未  
必應是王維敲門而戴不出對趙詩益高宋壺  
山云一爐柴火三杯酒誰記山陰有戴逵雖有  
生前一杯之趣而稍鄙俗也唯活計而已

顧況詩一家千里外百古五更頭惺窩曰佳對也

我一家出行爲千里旅時百古鳥於五更夜深而啼也旅况之情可想焉

或人曰山谷詩白髮三徑草此等之例爲江西派流爲鍛次是日本詩僧所旬說也惺窩曰三體詩兒童猶能誦誦之不載張籍詩乎曰僧房逢着款冬花亦是鍛次歟它日考諸唐人詩則多此例不贅此

韓渥詩殊尚華麗故名曰香奩

劉后村詩不妨時駕柴車出只作初騎竹馬看此非嘆老衰者而入少年最者也豈老馬反爲駒

乎

杜詩通若干卷是子美詩之注也兗州城樓詩注云甫十七歲作云云惺窩謂余曰恐是非少年所作以詩語意而見之只似老成起句云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皇甫松浪淘沙云灘頭細草接疎林浪惡罾舩半欲沉宿鷺眠鷗非舊浦向來沙嘴是江心有懷舊之感也山崩爲谷陵夷爲淵淵變爲瀨水落石出時之推移地之變改在令昔之間此詩善形容焉能摹寫焉劉禹錫集作浪濤沙淘與濤



通

老杜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管仲雲中迷路  
遣老馬先行而得路故喻知道而老者此句有  
古昔賢王養老之旨而傷今之不然也趙叔甫  
詩老去功名意轉疎獨騎瘦馬取長途本于杜  
句意○仲尼以敝蓋埋死馬亦仁之餘也今駢  
斃于槽檻間或棄之野豈何不思其當時駕馭  
之勞耶

胡古潭夜愁詩愁來本自無形迹青鏡明朝定得  
知可謂一夜白髮也不云白髮蒼顏之老色而

在鏡中高適除夜詩霜鬢明朝又一年

道在近而求遠在已而不在外戴益探春詩云終  
日尋春不見春杖藜踏破幾重雲歸來試把梅  
梢看春在枝頭已十分此詩最好于譬學道一  
句譬道在我而不知之所謂騎驢覓驢也二句  
負笑不辭遠而尋師也所謂學道魚千里也三  
句自省察已身以約思也所謂道不可須臾離  
也四句道果在斯不可他求也所謂萬物備於  
我也羅景綸嘗論之可考

僧癩可誦法華經云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此

語好其餘不好羅整庵曰法華經佛雖滅而不滅所謂如來壽量品之意也其外皆是閑言語蓋彼指心性以為佛佛覺也悟本心本性不滅則是佛也心如虛空虛空何滅之有哉是浮屠本意也故曰寂滅曰非幻不滅彼豈得知寂感哉先儒謂未發之中一變陷于浮屠不可不戒之彼雖說寂照同時然不能知虛靈不昧也程子曰心分本虛應物無迹又曰動亦定靜亦定動靜無端顯微無間

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程子曰當言動者圓靜

者方是謂動靜氣也方圓體也言氣則理具焉不如先言理而後言體也有氣而有形體也圓方者天地也體也動靜乾坤也性也又陰陽也氣也心者統動靜者也交陰陽者也坤卦六二曰直方大則乾為圓明矣故說卦云乾為圓莊子謂見卵思時夜見彈思梟灸謂之太早計卵雞子也時夜言司晨也發彈丸射鴉梟可以為灸也東坡詩春疇雨過羅紉臈夏壠風來餅餌香春疇一作桑疇夏壠一作麥壠但作春夏可也亦是太早計也華嚴經喻日照高山是頓悟

法門也日本禪林風月之徒并按坡詩與華嚴  
旨而推云華嚴餅餌

常承慶詩萬里人南去三春鴈北飛不知何歲月  
得與爾同歸言鴈歸而人不得歸不亦恨乎司  
空曙峽口送友詩來時萬里同為客今日翻成  
送故人言一客歸而一客不得歸不亦然乎

大明賀欽號鑿問先生平日不喜杜甫謂若云無  
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鷓鴣對沉浮之類是何益  
世教乎古今言詩者莫不好杜老者唯鑿問一  
人而已夫三百篇已後詩盛于唐至杜而全備

其風格體制聲律情景無可以加焉彼所云何  
哉有所為然乎

聖賢言語見于筆冊者徃徃自有一奇字若論語  
所謂今汝畫食饅而錫魚鯁其言詎孟子所云  
鄒與魯閔若是恕二女果之類不少考諸九經  
猶夥矣莊子云以梁國嚇我秦本紀緒其山此  
等之異字不可殫盡也今舉一須推萬也諸子  
諸集漢書文選等比比可以考見

二字之奇者格物自謙款惰絜矩見於大學謙  
慊歎通用或云快也足也反之則云恨也少也

又罟獲素位燕毛蒲盧既稟致曲見於中庸又  
色難造次顛沛無適無莫幾諫口給足恭執禮  
文莫間然無寧敢死宿諾潤色方入夷侯鄉原  
之類見於論語加少數罟罪歲敵棘折枝蹙頞  
疾視畜君旄倪膚撓目逃握苗浼我肩就化者  
矜式龍斷路問深墨罔民罔網捆屨倍從繫裡  
爲間畫墁仇餉巨辟辟纆徒善徒法鋪啜盈科  
幾希私淑簡驪良人少艾接浙館甥獵較鑠我  
枯亡嘒爾蹴然歛然敬蹤親灸追蠡貌之之類  
見於孟子方今四書自朱子集註出後家家戶

戶莫不見之者雖然字義且不能解之況義理  
乎況言行乎夫聖人言語自成文章故著于其  
文字者或正直或奇妙或嚴格共是渾渾然慥  
慥然譬如風行水上自然爲文無意于成文今  
姑舉四書二字之奇者尚有漏脫它日可考表  
九經之中

見而不知者色裏膠青水中鹽味嘗而自知之也  
人面獸心獸形聖心仲尼貌似陽虎久之而後  
知之聞而不知者鳥獸之聲也介葛盧公治長  
得知之呼垓澤者似宋君之聲也豫讓炭癩之

聲則舊友聞而解之吁仲尼之一貫子貢解之  
否曾子曰唯曰忠恕即是能知焉文王之道望  
而未見也仲尼之道獨顏子喟于在前在後且  
曰非禮勿視子張纔見之于參前倚衡也故前  
聖後聖前賢後賢有聞而知焉有見而知焉  
口喉有息有開閉有語默有飲食知味鼻有呼吸  
有聞香臭眼有開闔有眩瞬此三官皆動且有  
靜時獨耳不然常靜無動唯有竅而已故早通  
於神口鼻目通於氣氣粗神精我心統氣精故  
心之靈曰神是道家修養之旨乎陽明門人王

龍溪引之以說孔子六十耳順之義

大學說心而朱子序專稱性中庸說性而朱子序  
專稱心互見其義誠宜哉蔡九峯書傳多用心  
字欲見聖人心于書吁六經皆心學也古人詩  
曰易在胸中不在書胡文定曰春秋者史外傳  
心之要典也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又云發  
於性情止於禮義論語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仁  
者心之德也摠皆湊泊於一  
會得理一不易會得分殊亦最難事事物物歸諸  
心千言萬語約諸心唯一箇心而已可也若是

圓圖吞棗纜下喉何味之有故理一不易天何  
故高地何故厚水何故潤下火何故炎上所以  
孝于二親所以忠于君主此等何故不可不窮  
也故分殊亦最難以曾子之賢而三省之後真  
積力精漸得聞一貫況其它乎故顏子亦博文  
約禮相兼而言之不若是則失于罔與殆不可  
不思焉若不會分殊只管守這昭昭虛虛以為  
道在此則猶如背鏡而求照歟須讀聖人所說  
而莫被異端陷溺可也

或問大學新民之中自有親愛民之意乎北肉先  
生答曰親民之內亦有新民之意在羅山謂北  
肉見陽明文錄而有可悅意故云爾夫程朱說  
乃常常所熟習也且大全通義輯釋等世多有  
之當時陽明集及知新日錄等未有戶戶所藏  
蓋物希見為珍是蟹胥竹脯不美羊腔也然北  
肉非不知羊腔味之為美者近年王文成公全  
集至自明船者多且四書末書載于商船者不  
可勝計我家亦有若干套不暇閱見焉徒與反  
故堆同

陸象山曰論語云學而時習之學者學箇什麼習

者習箇什麼是雖詰勵學徒然似斷頭話矣其  
明暗在中間麼在兩頭麼

象山死朱子聞之曰倒了一告子北肉曰朱子未  
出此言是其門人作語錄者有同黨伐異之意  
而然乎朱子尚有惜象山之意

備前羽林出石本大學白文題曰王羲之書與今  
大學編次不同又非鄭玄注本次第請余奈何  
乃考鄭申甫管志道所說則後漢賈逵本也未  
詳達本果實有之者乎大明學徒大底欲駁宋  
儒而自謂援古記舊籍且掘墓誌探家譜寫石

刻云爾蓋是其實什七八依托耳好事者掘右  
軍字可用于大學者於棗木梅花以達本云者  
寫之以爲羲之書大學而行世以列法帖歟

我家素有漢魏藏書古文世編續文選等項年又  
見張燠七十二家馮惟訥詩紀等粗誦六朝人  
詩文與文選古文苑藝文類聚初學記所載并  
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後魏書北齊書後  
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所云多纂出爲編其煩冗  
亦有之矣而文字意義大概王揚盧駱沉宋之  
徒採用之雖太白子美不能不取之唯盛唐詩

其體壯格高耳

周興嗣千字文云孔懷兄弟同氣連枝後世言同胞則稱連枝出干此也不知蘇武與從弟詩有連枝樹之句已載在文選何其未之考乎

文心雕龍引張華詩云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翻是對句之駢拇也我朝大江朝綱以鴈山對

鴻臚雖鴻鴈重出然有例則不為甚不可也

世之隆盛也夷狄不侵浮屠不起東漢之末桓帝好浮屠老子以襄楷之議不能止焉吳之衰也孫皓立寺支公之輩往往出佛書典午之興未

聞焉及五胡十六狄之猾夏而石氏有佛圖澄符堅有道安呂光有羅什姚萇沮渠蒙遜之徒皆有其所遇之沙門遂至于使闔國弘偽教迷黔黎而遺毒于後世哀哉

王通以太平十二策說隋文帝帝不能聽之通遂去其策未聞于世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鄭世翼一見之其全篇未聞也白樂天悲母死作新井篇考舊唐書唯有其事不載其篇白集亦不載

古文真寶憎蒼蠅賦注引班固難莊之語載于藝



文類聚是不全篇張燮七十二家雖有班固集亦與藝文不異總數字有詳畧耳

大學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又云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又云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其言之有叙自外至內自粗至精自末至本每言益加深切真聖賢之言可畏矣

又云以義爲利也非利欲名利之利也元亨利貞之利也利宜也凡事得宜者義也何害之有月令廣義引漢武內傳云帝在承華殿燃九微光燈焚百和香以待西王母王母果來時七月七日

日也何遜七夕詩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是也

詩有黃鳥篇又灌木之黃鳥丘隅之黃鳥等皆稱

張籍逢賈島其好音稱得其所止爾來詞人墨客未有惡之

詩十二街中春雪者然常蘇州滌石西澗黃鸝深處鳴柳柳州榕

誰家葉滿庭鶯亂啼共喻小人在位巧言如流也雪

此詩以初白僧比潔白班婕妤團扇如霜雪乃曹風麻衣如雪

房逢著款冬之意而曰其輕白也謝子所賦亦稱其爲豐年

花比賈島楚瑞稱其如玉如瓊瑤後人未有惡之者然張平

詞以香草比子四愁詩依楚詞芳草比君子霏雪比小人則

君子之意也以春雪比人

蓋羅山博覽  
不及之何也

物未必定拘于為好為惡乎詩螽斯興子孫多也春秋書螽為災也鴟鴞不祥鳥也狼暴猛之獸也豳風有鴟鴞狼跋不取比興于暴惡也麒麟者仁獸也喻小人于麒麟植蟬有五德而蟬冕為公卿之首服然所謂如螳如蝸言群小之喧于位也其餘可類推焉取義取喻不一槩也

開通元寶唐武德年中所鑄錢也而誤讀為開元通寶以為玄宗時鑄之且曰開元錢有楊妃甲痕言楊大真以爪掐其模範故也

鑿方稱藥輕重則曰一字者四分一錢之一也一錢文皆有四字則二分五釐為一字

藥性要略謂巴豆為江子言其瀉下如江水也本草釋名不載之又賈公彥周禮疏云陽明脉在腕骨前屈指傍今診之覺有微動氣亦是脉書不載

素問岐伯曰大氣舉之也蓋言天地在太虛中也朱子指剛風為大氣

先儒讀論語鄉黨篇飲食章謂鑿書養生之精要悉在斯矣雖素問靈樞等不能加之聖人之慎疾病節飲食可以敬焉

或問五臟之心與人心之心有異同乎朱子謂醫  
術之屬治心疾而不能治桀紂跖躋之心

難經評林謂扁鵲者黃帝時鑿也戰國秦越人善

鑿故亦呼爲扁鵲

醫緩說豎子在膏肓以後呼不治之疾爲膏肓故

有左氏膏肓泉石膏肓貧在膏肓之語而孫思

邈研精鑿術始灸其穴以瘳治載之千金方

先儒謂公羊穀梁經學左氏史學又謂左氏大官

庖公穀賣餅家皆是偏門之見乎啖助趙匡陸

氏之後有胡安國出互有所參考竟本於經故

惺窩嘗語余曰讀胡氏傳如望青天向白日覺

我氣快然我心琅然

惺窩從容問余曰左傳與莊子所好其文孰執余

對曰余嘗嗜左氏曰可也其作文字往往有相

似處曰左氏於經有據於事有考若微左氏則

春秋列國事何以得知之不知其事不能知聖

經之趣公穀甚粗矣莊子雖奇文可以讀然不

實不直唯荒唐放蕩其間亦有可悅者乎

楞嚴經烏菟國沙門譯房融筆授按房融唐武曌

時大臣也大明儒者好佛書者謂融文章不名

于世終李唐三百年未有文章過韓退之者退  
之不克作楞嚴文字也融奚以能之哉唯以佛  
說之口授而寫之如是信善矣是不然今見法  
華金剛圓覺維摩楞伽心經等知其頭腦亦與  
楞嚴文字無淺深無優劣其所說有巨細廣狹  
耳退之豈爲詖淫邪遁乎彼以虛爲實以無爲  
有故知言者可以察焉朱子謂惠遠僧肇竊莊  
老之說以撰出之可言知言

惺窩語余曰未發之中一變陷于釋氏不可不戒  
是李延平之所以教朱子也釋氏以性爲空禪

者以知覺運動爲性告子所云生之謂性是也  
我儒以性爲實爲理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即未  
發之中也

余幼讀書自頗識字而後唯勤習之而不及古人  
之曼乙可以振爾弱冠以後公云私云紛冗在  
身常恐不克成學矣而於語孟學庸有解十之  
七八于章句集注者又誦六經而知其廣大精  
微而不易測者又旁閱諸子考歷史通鑑等涉  
諸家文集校若干類書日徧一日以爲不足欲  
包羅古今牢籠百家非無銳志然光陰荏苒至

吟白紛矣赧赧有加平生欲發一方之瞽盲排  
一方之異端最恨力之不贍也是氣之衰乎世  
之叔乎天運之厄乎雖然志不可衰也楚狂以  
鳳兮衰也而諷聖人聖人亦不夢周公以之自  
謂我衰夫聖人之心志何衰之有故亞父以七  
十歲佐項王不用則已我豈爲之哉百里奚以  
七十餘歲用於秦以顯穆公不亦賢且智乎太  
公八十西來輔佐文武皆是人人所常知也而  
不如無如文武之君何耳人只擊小鮮不知屠  
龍之手而笑技之無所用歟見跛猫捕鼠而不

知驕驕之爲千里以鏞針之補破鞋而鈍置太  
阿龍泉卞和以無相玉者泣于山中伯樂遇鹿  
與蝦蟆而不肯一顧何其相玉者寡而蝦蟆多  
哉吁

詩至杜子美文至韓昌黎書至王右軍無遺憾乎  
官至宰相位至一品富有大邦壽及永年亦不  
有遺恨乎父母安穩兄弟無它妻孥順和一家  
之肥亦樂乎使君若堯舜民比屋可封亦慰悅  
乎曰富與貴不可求而得也是有命也文章能  
書可勤焉而其才之畀自天者又不得任已意

歟故孔子曰從吾所好

山林之花在書中則豈勞尋隴頭雲乎書中有玉  
女則豈更求傾國貪好色乎書中有粟則豈慕  
子張之干祿乎袖裏有堯夫則觀物之眼分明  
矣胸中有易則登伏羲之頂顛耶一身一唐虞  
則於我一片浮雲過太虛者耶萬物備於我反  
身而誠其樂可知則孔顏之樂不在外矣書心  
畫也畫出聖心者書六經論語等是也知其心  
則百世嫉聖人而不疑嗚呼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

春秋者仲尼晚年之聖筆六經之終也胡氏以爲  
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將詳說之則使孟子再生  
可也然其書猶存不可致思于諸傳潛心于聖  
人乎

此一卷亦慶安元年戊子所筆也

戊子隨筆二卷所授男靖也

右隨筆十一卷自弱冠歷強壯至老成暇日  
所手筆也有論經典性理者有檢歷史小說  
者有評諸子百家及老釋者有談文章詩賦  
者有記本朝古今之事者其餘多端不可

枚舉也此外晚年隨筆數冊罹丁酉之災固  
可惜焉今幸存者載諸文集則雖欲各分  
其類去其重出者以編次之然彼此互有詳  
略均是手澤也片言隻字不忍取捨之故併  
載以不厭繁冗也他日若撰文粹則再校而  
可也萬治二年己亥八月上旬不肖孤懇謹  
識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終

羅山先生文集自天保二年卯年春正月元日起  
筆至今日公私間暇抄出之者若干卷若夫六十  
五卷至七十五卷隨筆者一不脫之云于時天保  
三年辰年笈六月二十八日於益城邦矢部莊管  
山中書寫之畢

熊府下 中村萬喜直道

